

# 在抗疫的那些日子里

□ 赵欣悦

回首14个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简称隔离点)鏖战的日夜,从一开始的担惊害怕,到后来的从容应对,又到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一幕幕清晰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这14天,真是感慨良多……

## 第一天:紧张担忧,忐忑不安

我们检察院四个年轻人组成的新一轮干警服务小分队,入驻隔离酒店开展疫情防控保障工作。初来乍到,隔离点的一切都令我们感到紧张与新奇,心中也有许多疑问:自

己会不会被感染?防护服怎么穿?手消怎么用?隔离点产生的垃圾怎么处理?在与上一班工作人员交接物资、清点数目的同时,我的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作为去年才入职的一名检察新兵,这是我面对的第一个重大考验。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如何在隔离点开展保障工作?遇到突发情况该怎么处理?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能应付得了吗?带着紧张与担忧,为期14天的隔离服务工作开始了。

## 第四天:习以为常,渐入状态

度过了前三天的紧张期,在隔离点两个医护姐姐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渐入状态。习惯了电话一刻不离手,习惯了一天三趟订饭、送饭、送生活必需品,更习惯了早晚消杀、收垃圾,以及最重要的——及时填报隔离人员台账、打印解除隔离请示报送给防控办。一项项琐事串连在隔离点服务的每一天,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基层无小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为外地返乡人员提供生活保障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被隔离人员身体状况不尽相同、性格情绪也不一样。遇到因厌烦长时间被隔离、情绪激动的大哥,我们既要做好安抚工作,更要将防疫规定传达到位;遇到随时有就医需要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不仅要在三餐时间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更需要在必要时联系医生救治。

## 第八天:从容应对,有惊无险

那是进入隔离点工作的第八天,吃过午饭,我跟随医护姐姐在

大门口迎接新一批被隔离人员。一个肩背吉他的小伙子张超(化名)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登记信息时了解到,他是从哈尔滨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在天津站转车到达宣化区。分配好房间后,医护人员给张超进行了抗原检测。二十分钟后,张超的结果出来了,在场的医护人员大吃一惊——抗原结果显示排除了第一条杠,竟然还有第二条浅色痕迹。这是弱阳的征兆!那几天恰逢天津突发疫情,在天津站转车的张超让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我们聚在一起紧急商讨,两名医护姐姐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我俩赶紧再给他做几次!”医护人员给张超重新做抗原检测,这的确是当下必须要做的事。可一旦张超真的是阳性感染者,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但她们没有丝毫犹豫,利落地全身消毒、撕开胶布加固防护服,熟练的操作与眼神里显示出的坚定都让我们为之动容。医者仁心,医者无畏。一门之隔,我紧握着对讲机,急切地想要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却又怕里面传来声音。一分、二分……十分,二十分钟过去了,对讲机里终于响起了激动的声音:“张超后五次抗原检测都是阴性!”一瞬间,所有人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激动的笑容重回脸上,这有惊无险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 第十四天:依依不舍,感慨万千

抱怨在隔离点的日子漫长又难熬仿佛还是昨天,一眨眼,就来到了交接换岗的日子。清晨,走进办公

室,看到一大捧鲜花。“这是被隔离人员知道我们要交接,特意请人送给我们的!”值班同事激动地说。我拿起其中一束,看着鲜亮耀眼的向日葵,脑海里划过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在这短短的14天里,我们小分队成员穿着防护服,轮流进入隔离区服务,分工有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对穿脱防护服一无所知,到熟记每一套消杀流程;从手忙脚乱,到从容应对突发状况。紧紧拉着“大白”手的我也慢慢成长为一个不再胆怯的“小白”。隔离服务保障工作与基层检察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需要工作人员恒久的耐心、真诚的态度、对职业的敬畏以及无私的奉献。与医护姐姐朝夕相处的半个月,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太多。

无论多晚,电话铃一响,她们马上就床上弹起来,穿上防护服,急匆匆去接人。从进隔离点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没能睡上一个整觉。常常是凌晨四五点刚从救护车上接到人,早晨七点就又要给全体被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炎炎夏季,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就像进了蒸笼,一捂一身汗。

疫情无情人有情,隔离防控不隔心。隔离点每一天都发生着暖心小故事,让我们这些基层院的干警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紧了。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也在我人生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不仅是对我意志和体魄的考验,更促使我成长、教我直面困境,昂首向前……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检察院)



秋韵  
戴燕山 摄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 喜欢秋天

□ 徐庆

偶然听到一首歌,有句歌词是这样的——“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觉得很温暖,恰似这秋天的风,甚是舒服。喜欢秋天,告别炎热,迎来凉爽,夏日的遗憾,一定会被秋风温柔化解。

秋天是一个极易令人遐想的季节。它既代表着收获与成熟,也预示了敛藏与萧条。在许多诗词中,萧瑟、荒凉、哀伤是秋天的主旋律,无数诗人在秋天写下悲伤的作品。事实上,在许多人心目中,秋天还是悠闲而美好的。当年郁达夫就写过《故都的秋》,老舍更是把北平的秋比作“天堂”。正因丰富的象征意义,在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笔下,秋天呈现出了截然不同而又各具韵味的形象。

喜欢秋天,是因为她浪漫而细腻。吹过秋风,满是温柔,淋过秋雨,尽是凉爽;喜欢秋天,是因为她带来丰收的喜悦,到处金灿灿的,树枝被各式各样的水果压弯了腰;喜欢秋天,虽花木凋零,没有了春天的活力、夏季的兴奋,却是万物回归大地的季节。

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飘浮,呼吸都格外舒畅。看云卷云舒,管它春夏与秋冬,不论是什么季节,只要内心通达,日日都是好时节。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坚毅  
赵欣悦 摄

## 想摘颗星送给您

□ 尹美玉

说起当姑妈,我是第一次,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你出生的第三天,咱们才有了初次的见面。打开包裹,你一览无余地出现在我眼前。你的眉眼挤到一起,安静极了,肉肉儿的脸颊通透又红润,大长胳膊大长腿晃动着,似乎无处安放。

对于你的到来,全家人都无比期待,我也一样。你到家第一天的傍晚,奶奶出去买鸡蛋,你饿得大哭,我给你沏了奶粉,看你大饱口福,过后又打嗝不止,好笑之余又心生怜悯。你妈妈说需要拍嗝,可你如此娇嫩,又不忍瞅着你难受,便斗着胆甩开膀子把你抱到了肩上。听着你那痉挛的胃里咕噜噜地叫,充斥着奶味的气流动起来,我这才安心——自己鲁莽的动作没有伤到你。没有经过培训的姑妈就这样上岗了,“无证”奔跑在你成长的路上。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便把你放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成长,对于这样的安排,不知你是否满意。你出了满月,我便每天给你做抚触,捏捏小鼻子,伸伸胳膊腿儿,按摩小手指、小脚趾。从不敢、不会抱你,到你会在我的怀抱里美美地睡觉,好像没有过渡,倏忽一下,我们就达成了如此默契。无论你喜欢与否,作为你的姑妈,我已经在参与你的成长。哦,对了,就连你的名字也是我起的,不是我要争取这个权力,而是在众多名字中,它恰巧高票通过,也可能是大家对你寄予的希望如出一辙:善良、宽宥、行有度。

我喜欢文字,便给你买了许多书。安静如你,听我讲故事时,静悄悄的,一动不动。好像输入与输出,总是保持着某种意义上的平衡,一周岁的时候,可以说出日常所需的叠字;一周半的时候,可以说好多首诗。你爸爸总是怪我把你带坏,养成了躺在床上看书的坏习惯。但你好像对此甘之如饴。你爸妈忙于工作的时候,你总是抱着书强行霸占我的床,挤占我的时间给你读书。你困得接连磕头也不舍得叫我停止,这份小倔强真的征服了我,所以书我们读了一本又一本。

文字在所有人面前一视同仁,只是对靠近她的人更加偏爱。这是读书久了之后,我个人的见地。当然也很开心这无心插柳的举动,你没有排斥。渐渐,你的表达里带有了书中的信息,不经意间还会在某个傍晚感叹“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夏天将要过去,秋冬就要到来”。我不知这是哪本书里的原话,还是你有感而发,无论如何,我都颇感欣慰——你在文化浸润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气质。

姑妈没有给你背过书包,却给你买过书包;没有给你买自行车,却教会了你骑自行车;没有能力满足你所有的想法,却在没有征得你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一些思想“强加”于你——指引你控制自己的欲望,干预你的行为方式。我本没有权力这般做,但在六年多的陪伴里,我习惯了每天见到那个不舍得把我抛下的小男子汉,也欣赏着那个每当有车停下给你让行时你举起小手示意感谢的样子。对,我贪婪地享受着付出之后浇灌出的香气。可你知道我的出发点只一条,那就是希望你好。

要怎样对你好呢?如果姑妈是一滴水,也要做伏在你翅膀上的露珠,黎明前滋润你娇嫩的翅膀,在太阳升起时快速蒸发,不做起飞时的阻碍;如果姑妈是一阵风,也要做靠近你时的那股逆风,阻挡劲风的力量,留给你一个哪怕小小的缓冲;如果姑妈是一颗星星,也要在黑夜里拼命发光,即使不足以照亮一小方天地,也要陪着你走过一段黑漆漆的路。也不知你对我这个姑妈的评价,我只是自作主张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你。

至于要爱你多久呢?那大概一定会是你边抠鼻子边认真说过的那样,“姑妈活着的每一分钟、每一秒!”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丛台晚霞

贾照华 摄 (作者单位:邯郸市司法局)

## 新生育政策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良师益友

### ——评《新时代生育政策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及法律考察》

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尤其是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劳动权益保护一直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2021年5月31日,我国开始实行全面“三孩”生育政策,这对生育期间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带来一定挑战。

近日,《新时代生育政策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及法律考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蔡欣欣等执笔,全书共分六个章节,从阐述女性劳动权益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现状入手,分析了生育政策对女性劳动权益的影响,剖析了当前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在对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制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时代生育政策下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对策。

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新时代生育政策下更好地保护生育多孩的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劳动权益,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帮助和政策借鉴。李靖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 元好问的最后岁月

□ 张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元好问作此词时年仅十五岁。四十多年后,已成“一代文宗”的他定居获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并作长诗《鹿泉新居二十四韵》纪念。1257年,元好问在获鹿寓所逝世。鹿泉设于隋,唐安史之乱后改为获鹿,以示擒获安禄山。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世事变迁,它的隶属也在不断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鹿成为石家庄的属县,后改为鹿泉市,直至2014年撤市设区,成为鹿泉区。鹿泉城西有白鹿泉,是乡名,也是村名,更是泉名。一直以来,大多认定元好问住在白鹿泉旁。但也有考证,元好问买的吕氏园在获鹿西园,位于奇石山南麓,现在鹿泉城区的西北。此说似更符合实情,尽管前说更富诗意。

通说认为,元好问的先祖或是鲜卑拓跋氏王族,历经隋唐五代以及北宋,已完全融入汉族。其原籍在秀容,现山西省忻州市。蒙古

灭金后,元好问作为前朝官员,被羁押数年,重获自由后,移居冠氏(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之后,好问返回故乡秀容,以著述存史为己任,奔走各地,采摭国君臣遗言,往往至百余万言,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资料。

1250年(或云1252、1254年),60岁的元好问在获鹿购买宅院,正式定居于此。前一年,元好问由秀容赴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筹备刻刊《中州集》。他没有选择住在真定这个通都大邑,或许感觉有山的获鹿更像家乡,住在山脚下更加安逸,更适合隐居和思考。获鹿西倚太行,北临滹沱,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流连于周边的山水之中,又到各地访朋会友,还为收集史料而奔走。更多的时间,则可能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

好问少年负神童之誉,却连连科场失利;兄弟手足情深,哥哥元好古却惨遭蒙古军队屠城之祸;怀有名臣之志,鄙视“苟活妻子”“取美食大官”的俗念,决心“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终于进士及第,不料被卷入党争而未就选任;入仕之后,生活清苦,请假回家闭门著述;经两任县令,入尚书省,官至翰林知制诰(执掌起草诏书),进入皇帝文学侍从之臣行列,又遇蒙古灭金,被羁押多年。尤其是被迫为降将崔立(金末镇守开封,投降蒙古军队,自负有救一城生灵之功,胁迫朝臣为

自己立碑,后被部将所杀)撰写碑文歌功颂德,成为一块抹不去的心病,时隔多时还不得不撰文对此进行沉痛申辩。

尽管生逢乱世,半生颠沛,但还是有很多想起来令人欣慰和温暖的事情。例如在县令任上,虽有诸多无奈:“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寸心牢落百忧熏”,可也被誉为“善政尤著”,对于秉持修齐治平之道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不小的成就。

再如,开封陷落后,蒙古军队纵兵大掠,朋友的一对子女与家人相失,他找到这对姐弟,尽管在兵荒马乱之中,自身尚难以保全,却尽力保护两个孩子。被蒙古军队羁押期间,好问流寓山东,始终将姐弟俩带在身边。弟弟患病,生命垂危,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第六日出汗而愈。后来,好问找到姐弟俩的父亲,使其家人终于团聚。姐弟俩的父亲在抑制不住的惊喜之下写道:“今何夕,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并感语好问说“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好问在战乱中救助的这个男孩叫白朴,后来成为一代元曲大家,如果没有看过他的杂剧,或许读过他可与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相媲美的另一首《天净沙》——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当然,最后的岁月里,他仍不忘授业于弟子以传薪火,以翰林学士院承旨(可译为御前秘书局局

长)身份退休的元代名臣王思廉是获鹿人,少年时代曾受教于元好问。此外,好问主要还是以诗文自娱,游山水自闲,土门关、抱犊寨、灵岩寺、龙泉寺,鹿泉的这些他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也记在他的诗中。他漫步于土门关西面的水边(“土门西边井渡渡,野日荒荒下汀树”),攀援山上登临送目(“就中抱犊尤峭拔,望见韩山即攀附”),韩山应指与莲花山相连的韩王寨),俯瞰雨季从太行群峰奔流而来的河水在鹿泉汇聚滚滚东(“就中秋众整会鹿泉,浩浩湍声泻馀怒”),以及游罢近处的灵岩和龙泉两寺又兴起远足去登封龙山的豪情(“灵岩龙泉曾一到,独欠封龙展展步”)。从他的诗中得知,好问至少去过两次龙泉寺,其中一次是1256年9月带家人同游,赋诗道:“风度澄鲜野情,居僧闻客喜相迎。藤垂石磴云添润,泉漱山根玉有声。庭树老于临济寺,霜林浑是汉家营。明年此日知何处?莫惜题诗记姓名”。冥冥中,他似乎感到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问自己“明年此日知何处”。第二年好问即与世长辞,去世的两年前,《中州集》正式刊行。

元好问的遗体从获鹿运回故乡秀容安葬,人们根据其遗嘱在墓碑上刻“诗人元好问之墓”七字。

除《中州集》,他还留下了大量诗词、散文、小说以及散曲。

(作者单位:省司法厅)